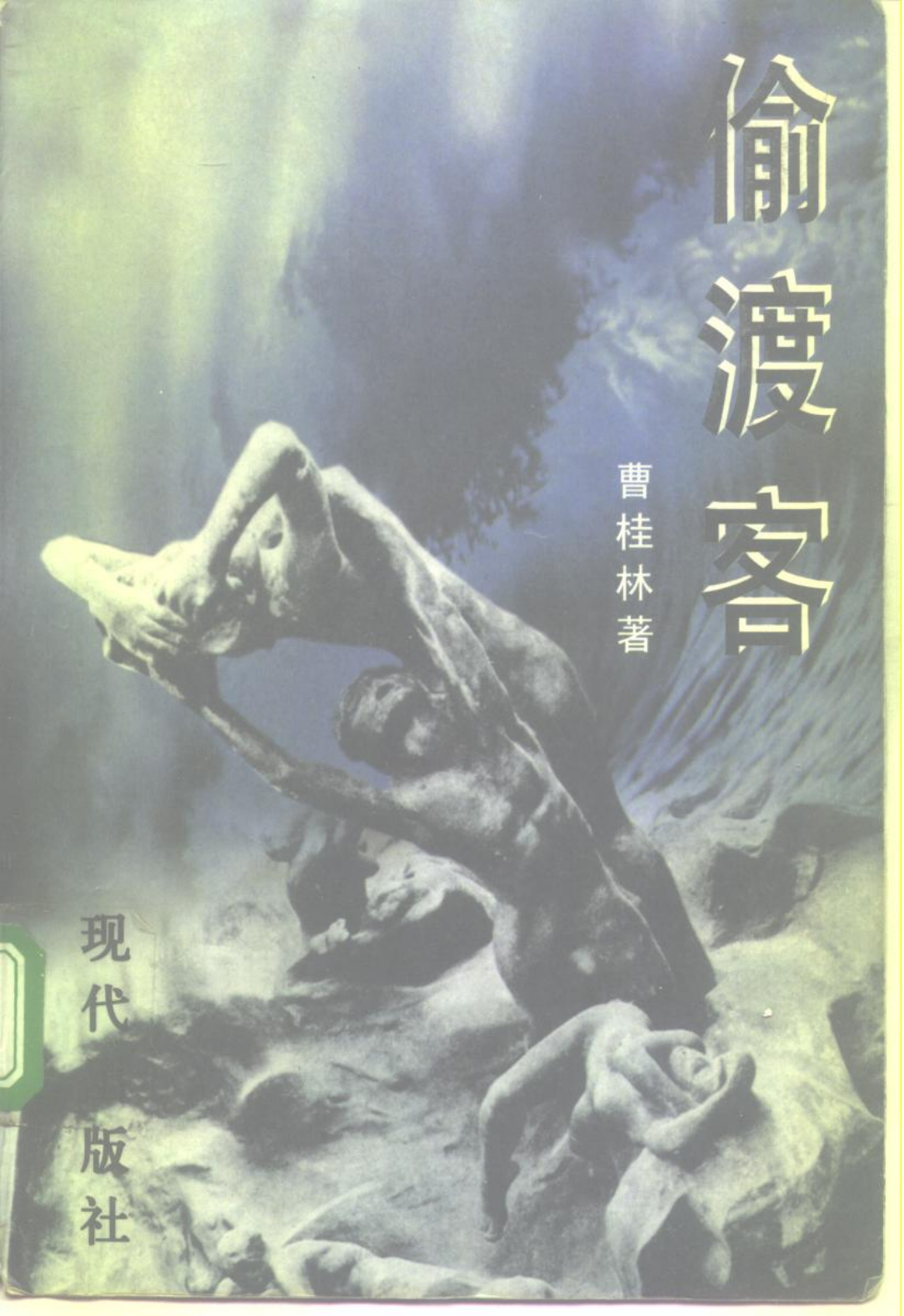


偷渡客

曹桂林著

现代
版社



偷渡客

TOU

DU

KE

曹桂林 著

现代出版社

(京)新登字 010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偷渡客/曹桂林著. —北京:现代出版社, 1995. 9
ISBN 7-80028-297-X

I. 偷… I. 曹…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N. 1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14563 号

偷渡客

著 作 者:曹桂林

责任编辑:刘宝明

封面设计:郝永琪

出 版 者:现代出版社

承 印 者:河北新华印刷一厂

经 销 者:全国各新华书店

开 本:850×1168 1/32 17.25 印张 428 千字

版 次:1995 年 9 月第 1 版 199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200,000 册

书 号:ISBN 7—80028—297—X/I·061

定 价:17.50 元

1

1993年，6月初，深夜。

纽约，皇后区外海，一艘挂有巴拿马国籍标志的货轮，正加足马力，向着美国疆土全速驶来。那巨大的推进器搅翻了大西洋沿岸，被卷起的泥沙掀起了一丈多高的浊浪。缸口粗细的主烟筒张着大嘴，大口大口地吐着浓烟。这条货轮就像一只受了伤的庞然猛兽，向着它要猎取的目标疯狂扑来。

在前甲板上，船长、大副和轮机长被反捆着，头拱着地，按在了冷冰冰的甲板上。他们的背后，各站着一个眼里冒着血光、疯狂叫喊的青年。几只脏手，拿着上了膛的手枪，那乌黑的枪口，紧紧地顶在了船长们的后脑上。

这里显然是经过了一场厮杀，船长的右眼角已被撕开，血浆顺着脸颊流进脖梗；大副满脸乌青块；轮机长的面目已辨认不清。

通往甲板的底舱铁门，有人在砸、撬。从被砸撬开的缝隙里，传出来女人的哭嚎和男人的咒骂。

货轮向着近海浅滩，开始了最后的冲刺。由于力量太大，船头深深地插进泥沙里，足有三四公尺。随着一阵嚎叫，即刻，船上所有的人都向着同一个方向跌倒。损坏了的主机腾腾地冒出滚烫的蒸汽。轮机手们捂着浑身的烫伤，冲出舱外。

底舱的门被撬开了，熏天的臭气裹着哭天喊地的人流，一起向外涌。一双双呆滞无神的眼睛，闪着恐惧和绝望的幽光。他们不断地咳嗽着，急促地呼吸着，用力扭动着那一张张焦黄憔悴的脸。

昏天黑地的青年人爬上船舷，不顾死活地往海里跳。

“不要跳海！不许乱动！统统坐在甲板上！”不知道是谁，在漆黑的夜里镇静地发布着他的命令。

听到命令的人群，一下子停止了骚动，个个都顺从地坐下，女人的哭声逐渐变小。陆续来到甲板上的人，也乖乖地依次坐下。每个人都眯起眼睛，向着那漆黑的天空张望。每个人都竖着耳朵，听着那越来越近的飞机声，和那由远而近的警车声。

瞬间，一组直升飞机擦着船桅飞越而来。它们围着轮船绕了一个大圈，摆好队形，定在了头顶上。震耳欲聋的飞机螺旋桨声，裹着旋风，从头上倾灌下来，淹没了船上的一切声音。旋风吹乱了他们的头发，吹跑了他们的衣物。

几股强烈的聚光柱，从飞机的肚子底下一起扫下来。刹时，前后甲板和船桅中央，变得如同白昼。那强烈的聚光柱刺着他们的眼睛，射在他们的身上，像是把他们焊在钢板上，使他们一点儿也动弹不得。他们下意识地把身体缩成了一团。

闪着红灯的警车像是从地底下钻出来，又像是从天上掉下来，黑压压地布满了一大片……

次日清晨，美国的“ABC”、“CBS”、“NSC”以及“CNN”等各大电视新闻网的主镜头统统对准了这条搁浅的货轮。

纽约时报以显著的标题“THE YELLOW SLAVE TRADE（黄奴买卖）”，在头版头条，详尽报道了这条货轮的来历。

纽约的“DAILY NEWS（今日新闻报）”，则以套红大字“THE HUMAN CARGO（人口集装箱）”为题，报道着美国政府及民间的各种反应。

紧接着，不到中午，全美各大报刊和各种传播媒介全部启动。就连一些不起眼的中文小报的报头、街头巷尾的色情刊物，都及时换上了有关这条船的种种评论。

连日来，首当其冲的，乃是那四大新闻电视网，他们整日地

做着实况转播。刹那间，美国的千家万户，及全球坐在电视机前的人们惊呆了。因为镜头里出现的，不仅仅是这一条船，西海岸旧金山一带，又出现两艘，正准备靠岸。更令人震惊的是，近在咫尺的墨西哥海湾里，竟有十几艘万吨以上的货轮，它们正跃跃欲试，准备突破美国海军的阻截和墨西哥边防舰队的重围。

三日后，电视机的荧幕上，出现了美国总统克林顿缺乏信心的呼吁：“务请对象国同我们协手，及时阻截这股庞大的偷渡潮。”又呼吁联合国有关组织，“立即采取相应的措施”。

中午十二点十分，一组背后印有“FBI（联邦调查局）”字样的特工人员，身穿防弹衣，手拿现代通讯器材，挎着当今最先进的常规武器，登上了这艘斜卧在沙滩上的货轮。他们的身后紧随着纽约州移民局的官员，和身着白色长袍的医务人员。

电视机的镜头，从这些急步行走的人们身上，移到轮船前舷下的一排中国汉字“金龙探险号”上。这五个醒目刺眼的大字，在屏幕上定格足有三四十秒。

坐在甲板上的三百多名偷渡客，被命令脱去身上的衣服，披上了当地移民局发给的灰色毛毯。

来到甲板上的特警，礼貌地请他们让出一条通道，试着往货轮的底舱里冲。冲了几次均未成功，都被那令人窒息的恶臭挡了回来。

披着毛毯的偷渡客们，把头伸到毛毯外，好奇地看着这些狼狽愚蠢的洋人，有的在交头接耳，有的甚至乐出了声。

纽约城内的大小移民律师们，此时也都在四处奔走，忙得不亦乐乎。他们命秘书加紧准备各类表格和文件，并及时召开联合会议，共商这次紧急事件的对策。

皇后区区法院，数日里连续审理有关案件。大量的文件使法官文书叫苦不迭。翻译人员短缺，复杂的案情难理，社会压力加大，世界舆论紧逼。经过反复研究，决定翌日开庭，首先审判那

个不爱说道的东方女人。

开庭了，陪审席上座无虚席。

“WILL YOU SWEAR TO THE GOD, THAT YOUR ANSWER WILL BE THE TRUTH? (你能向上帝起誓，你的回答将是真实的吗?)” 区法官神圣而又庄严地问她。

“YES, I WILL. (是的。)” 神秘的东方女人答。

“YOUR NAME IS VICTORIA · LIN? (你的名字叫维多利亚·林?)”

“YES. (是的。)”

“ORIGINALLY YOU ARE FROM CHINA? (你从中国来的?)”

“YES. (是的。)”

“MISS LIN, DO YOU KNOW ANYTHING ABOUT THIS SHIP AND HUMAN BUSINESS? (林小姐，你知道有关这条船和人口买卖的事吗?)”

“NO. (不知道。)” 女人回答得相当干脆。

接着，法官又问了她几个有关这方面的问题。她的回答，就只一个字：“NO”。

当法官问到她本人的经历时，她的律师克拉克·史密斯站了起来，反对法官的提问。他指出，这些提问超出了自己的委托人应该回答的范围。随后，史密斯律师背诵了几条法律，以证实维多利亚·林无罪。

史密斯一开口，就把陪审席上所有的目光吸引过来。人们从他语言的简洁、思维的清晰、逻辑的周密、以及干练的风范上可以看出，他是一位经验老到、收费昂贵的大律师。

法庭认为，维多利亚·林在租用船只问题上仍然有罪。因为她把船租给了犯罪团伙，并用于贩卖人口。不过，除了租船牵连

到这位东方女性外，其他指控均无确凿证据。为此，法官宣布，维多利亚·林交保即可释放。

史密斯听完之后，挥臂站起，想继续辩驳。维多利亚·林向他暗暗使了个眼色，他这才安静下来。

“CLOSE! (休庭!)”法官说完，用力敲了一下木槌。

随后，两位高大的警官把维多利亚·林押回了监狱。

加拿大境内，一辆崭新的集装箱货柜车，朝着连接纽约上州的国际海关缓缓开去。那超大型的货柜上涂写着不堪入目的脏话。蓝、白两色大马力的车头门上，粘贴着全裸性感的女郎画像。

司机是个年轻的黄种人，个子不高，属偏瘦型。他看到马上就要进入美国关口，立即挂上了空档以减低车速。他把车窗摇下，把脑袋伸出窗外，向美国海关官员热情地打着招呼，并掏出了过关时应出示的证件。

“EVERYTHING'S OK? (一切都还好吗?)”海关人员礼貌地问。

“YEAH, FINE. JUST BUSY! (啊，挺好，就是太忙。)”司机答。

“DON'T WORK TOO HARD! (别累着。)”海关检查人员接过他的证件查看着。

“I HAVE NO CHOICE, BROTHER. (没办法呀，老兄。)”司机说。

海关人员把证件还给司机之后，走到货柜车的门前，打开车门，仔细向里面查看一番。

“OK. YOU MAY GO, NOW. (好了，走吧。)”

“SEE YOU NEXT TIME, BROTHER. (下回见，兄弟。)”司机说完，摇起车窗一加油门，驶过美国海关。

司机是个中国人，一听口音就知道他是个纽约客。他不一定

是土生土长，可至少在那个城里生活了不下十几年了。

他叫鸭血汤，护照上的名字是 THOMAS LEE（汤姆斯·李）。英文里也有这一个姓氏，所以，他的祖先是中国人、美国人、还是中美混血就不得而知了。

过了海关，鸭血汤向前后望了望，然后拍了三下车顶棚。顿时，货柜箱的上夹层里发出了一阵骚动声。他骂了一句粗话，加大油门，转动了一下硕大的方向盘，“轰”地一声开上了 95 号高速公路。

这条直达纽约的高速公路，路面平坦、通畅，不用费脑，也不用费什么力气，就可开到纽约。所以，开上 95 号公路不久，鸭血汤就拧开了收音机，放出了热门音乐。他打开一罐儿啤酒，美滋滋地喝了起来。

突然，一辆深蓝色的凯迪拉克，从一个隐蔽处快速插入公路，紧紧地尾随着那辆装货车。由于它躲在货车反光镜看不到的那个角度，鸭血汤没有发现它。

两辆车一前一后，在公路上飞驰。后面的轿车不紧不慢跟得恰到好处。轿车里一共有两个人，一中一洋。洋人名字叫 PETER（彼得），他人长得身材魁梧、年轻帅气。中国人叫丁国庆，他黝黑的脸膛，体魄健壮。他俩奉林姐之命，在这里已等候三天了。其目的是查出散货的劫货人，和这些人蛇（偷渡客）的最终去向。

三义帮的散货经常遭劫，这已不再是什么新鲜事。以前，林姐对此类事情过于宽宏，总认为数目不大，受损不多，作生意嘛，精力不能过于分散。再说，丢失点儿零散货也是正常的。

一连串的事实证明，小事能引起大祸。这次林姐突然遭捕，才促使她下了决心，不得不清除身边的异己分子。

货柜车突然加快速度，尾巴即刻冒出了一股黑烟。凯迪拉克紧紧地跟在后面，又藏在了那个不易被发现的角落。

“I THINK HE FOUND US.（我想他发现我们了。）”坐在

丁国庆身边的彼得说。

“I DON'T THINK SO. (不会的。)”丁国庆紧握方向盘说。

前方几十米处，亮出了BURGER KING (国王汉堡包)的招牌。大货车打起了向右转的信号灯。凯迪拉克也放慢了车速。待货车在停车场停稳，凯迪拉克才慢慢地向国王汉堡包快餐店滑去。

鸭血汤从驾驶舱里跳下来，东张西望地看了一会，然后带上墨镜，走进快餐店。

丁国庆和彼得没有下车。他俩吃着车上早已准备好的热狗和饮料，远远地停在车场的一角观察等待。

大约过了五分钟，丁国庆看见鸭血汤从快餐店里走出来。他双手抱着足够十来个人吃的汉堡包，身后还有一个小店员帮他提着两箱可口可乐。他打开货柜门，把所有的食品都扔了进去，然后又锁上了货柜门。

“IT LOOKS LIKE A BIG SIZE OF PEOPLE INSIDE. (看来，里面有不少人。)”丁国庆紧盯着鸭血汤扔进去的食物说。

“AT LIST… (至少是……)”彼得话没说完，拿起照像机按了几下快门儿。

货车“轰”地一下打着了火，又上路了。稍等片刻，凯迪拉克赶紧发动，也追随着货车而去。

丁国庆看看车上的表，他估计今夜是赶不到纽约城了。他盘算着，货车会在什么地方过夜？又会是什么人来接应？

夜晚的95号公路车辆稀少。警车在这一带也不怎么出没。货柜车不紧不慢地行走着，看起来并不像是在赶时间。

到达纽约之前得经过一段山路，丁国庆不准备跟得太紧，他生怕会惊动货车上的人。前面只有一条路，他的车不可能被甩掉。

忽然，货车放慢了速度，歪歪扭扭地开进了路边的小树林。那坑坑洼洼的小树林很难容下货车宽大的车身，货车的车头折断了粗大的树枝，车顶上落下了很多树叶。

丁国庆急忙把车停在路旁拐角的隐蔽处。他和彼得悄悄地跳下车，躲在树丛的后面。彼得立刻把镜头对准货车，继续拍照。

“快，快点！就两分钟。”鸭血汤把货柜打开向里面喊。喊声一落，从货柜顶部的夹层里，一下露出了好几个人头。他们一边从车顶部的夹层里往下爬，一边嚷嚷着：“哎呀我的妈呀，可把我给闷死了。”“他妈的，都要把老子的骨头给震断了。”

“都他娘的给我住嘴，还他娘的想活不想活？”鸭血汤恶声恶气地制止着他们。

他们方便完之后，就钻回到相当宽敞的货舱里。

这是一种特殊的集装箱，为了逃避海关，运载偷渡人蛇的部位是在货柜顶部的夹层里。这个夹层上下也就一尺多高，人在里面只能趴着或仰着，不能侧身，更不能翻动。夹层里没有通气孔。好在过海关的时间不长。一过海关，就可以爬出来回到比较宽敞的货舱里面。

现在他们已经过了危险地带，可算是顺利到达美国境内了。

夹层里一共装了八个人，六男二女。在他们回货舱时，鸭血汤抓住那个比较年轻的姑娘：“来吧，老子让你舒服舒服。走，跟老子进特等舱。”说着，他一把把姑娘推进了驾驶舱。为了不让人蛇跑了，他锁好了所有的车门，就上了他的驾驶座。

这种在公路上常见的货柜车，是专为拖载集装箱设计的。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商品的快速流通，全靠这实用的集装箱。为了躲避白天的交通堵塞，司机们大都在夜间行驶。因为车头是个独立体，驾驶舱的面积宽大，舱后还有一个小型卧室和微型厨房，所以他们吃喝拉撒睡都在里面，货车成了他们临时的一个家。

鸭血汤虽然不是驾驶这种货车的老手，可他从小就喜欢玩弄各种汽车。接送零散货不是他份内的事，今天他负有特殊使命，不然他不会屈尊干这种粗活儿。

“姑娘，我这里面太热。啊，快脱衣服吧！”鸭血汤跨上车，

就对刚坐进来的女孩子大声说。

面色憔悴的姑娘，蜷缩在一边不敢答话。

货柜车“轰轰”地倒回到公路上，把车头调向纽约的方向，又飞快地开上了95号高速公路。凯迪拉克藏在货车的后面，迅速地跟上。

“姑娘，你不脱，我可要脱了。”鸭血汤左手扶着方向盘，右手解开了皮带。

他几乎把所有的衣服都脱掉了，上身只剩下一件短得不到肚脐眼儿的T-SHIRT（T恤衫）。他把牛仔褲一脚蹬掉，光溜溜的下半截赤裸裸地晾了出来。

他把空调开到最大限度，任凭冷风吹着他汗津津的身体。他“咯咯”地笑着，右手摆弄起他的生殖器：“看见了吧，姑娘，它在里边憋长了，也要出来活动活动。你在夹层里憋了多久了？不想舒坦舒坦？”

这个从中国大陆来的姑娘，年龄看起来很小，此生此世从未见过这种情景，她吓得不敢睁开眼。

“来吧，别他娘的跟老子装。不把老子伺候舒坦了，没你的好日子过。快点儿。我他娘的都憋不住了！”鸭血汤说着，揪住姑娘的头发，恶狠狠地把她的脸按在了他的双腿中。

“大哥，我……”

“少废话，快点儿弄。不叫老子痛快喽，我他娘的把你扔到车外去，让警察把你抓走。”

“不！我……我不会。”姑娘胆怯地说。

“不会？老子教你。”鸭血汤连说带骂，肆意地蹂躏起这个姑娘。

货车在公路上开始不稳，左右摆动着她那长长的车身。

“WHAT'S HAPPENING? (发生了什么事?)”彼得看到货车后面的异常扭动，有点儿犯疑。

丁国庆把凯迪拉克同前面的货车拉近了一点儿距离，想观察一下到底发生了什么。

“YEAH, GOOD GIRL! (好姑娘!) 就这样，再深点儿。再深……”此时鸭血汤神色异常，握在方向盘上的双手一阵颤抖。他“啊……”的一声长出了一口气，脚下一蹬，踩在了油门上，货车猛地一下向前急冲。

丁国庆紧紧跟在货车的尾部。

鸭血汤一见踩错了油门，又听到货舱里“嗷嗷”的叫声，他突然踏住了刹车板。由于用力过猛，硕大的货车轮胎磨擦在柏油马路上，引出一片火花，冒出了一股烧糊了的橡胶味儿。

后面的凯迪拉克跟得太紧，急刹车已经来不及了。丁国庆紧打左方向盘，车体擦着货车的右侧，铁皮与铁皮溅出一片火花。凯迪拉克的左面划出一道深深的缝子。它冲过货车的头部，完全暴露在路上。

“FUCK YOU! (操你妈!)”鸭血汤骂完，一眼就认出了轿车里的丁国庆。他把怀里的姑娘一推，加大油门，向凯迪拉克撞去。

丁国庆看了一眼后视镜，后视镜中塞满了那巨大的货车头。他知道，一旦被撞上，他就会粉身碎骨。然而躲闪已是不可能了，这时只能比速度。他一脚把油门踩到底，四个轮胎擦着路面，发出了刺耳的尖叫声。毕竟凯迪拉克体小灵活，瞬间，与货车拉开了距离。

“他娘的，今天老子要碾碎你!”鸭血汤嚎骂着。可他并没向丁国庆冲去，他反而松开了油门，放慢了车速。

丁国庆知道鸭血汤要玩的把戏，可是，自己是完全暴露了，情况变得极为被动。必须尽快想出良策，变被动为主动。不然，林姐交给的任务完不成，跟踪散货的计划则全部落空。

彼得从座位下抄起了大口径机枪，顶上了子弹。他正要捅碎后车玻璃，朝货车的前轮扫去。“STOP IT!”丁国庆喊住了彼得，

并摇了摇头，指着左前方 95 号高速公路，在它的左侧方开往相反方向的公路上，出现了两辆蓝色警车。

等警车过去之后，货车以最高的时速，轰鸣着向凯迪拉克扑来。

丁国庆全速驶进路旁的一个小岔口，货车闪电般地从岔口闪过。凯迪拉克又紧紧咬在它的身后。这次，丁国庆跟得不太紧，防止鸭血汤再次玩儿什么新花样。

鸭血汤拿起车上的电话大喊：“他娘的，我身后出现了丁国庆！”

“不怕，稳住。中途不许停车！尽量甩掉他！”听筒里冒出来的是个沉着的福建口音。

“进城以后往哪儿开？”

“老地方。我派人保护你。”

“看来要大打出手啦？”

“你不许先抄家伙。正常行驶，不要惊动警车。一定不能乱动！”

鸭血汤扔掉话筒，搂过来那个受惊的姑娘，大笑着喊道：“不能乱动，那多闷呢。摸摸扣扣才来劲呀。”

“大哥，大哥，疼啊！”姑娘尖叫着。

鸭血汤往车座子底下伸手一摸，摸出一把手枪。他把手枪在手中颠了两颠说：“怕疼？那你该不怕凉吧！”说着，把枪筒捅进了姑娘的下阴。

天黑了，凯迪拉克的前灯亮了，它还是不松劲地紧咬着货车的屁股。

开始过隧道了。由于进纽约城的车辆太多，汽车一部顶着一部，在过 TOLL GATE（收费站）的时候都得等一会儿。鸭血汤见此机会，忙把货车挤在了一辆大客车前面。大客车一下子挡住了丁国庆的视线。大客车像是成心跟他做对，缓慢地扭动着硕长

的身躯，尾部呼呼地冒着浓烟。

“操他大爷的！”丁国庆急了，骂了句中文。他按响了喇叭。他的喇叭响一下，那辆大客车的喇叭也跟着响一下。其他的大车小车也跟着起哄，隧道里顿时充满了不同音高的喇叭声。出了隧道，丁国庆慌了，前面的货车不见了。他顾不得许多，三拐两绕地挤出了车队，直冲中国城方向开去。此时，他前面亮起了红灯，他发现那辆货车就在交通灯下。

红灯一过，货车就拐进了一条小巷。丁国庆知道，过了那条小巷，就是东百老汇大街。他打算抄近道在那里等候，于是一转车身，拐进另外一条路。刚进路口，就见一辆绿色收垃圾的大车横在路口。他想倒车，可是不行，车后已经跟着几辆也准备拐弯的汽车。

“操你妈的！”丁国庆举起拳头，狠狠砸了一下方向盘。

在曼哈顿的一所监狱里，关押着许多形形色色的犯人。丁国庆办好了探监手续，走进监狱，警卫为他打开了那道沉重的铁门。

这不是他第一次来探监，自从林姐入狱后，他来过多次。因为帮里各种人员的调动、货轮靠岸的时间和地点等问题，他必须仔细地向她汇报，研究、商量对策。电脑上的一部分资料被盗后，资料已残缺不全，就更造成了工作上的混乱。他庆幸林姐有个好记性，她记住了所有船只的名字和航行路线、货船的到达时间和货物的数量……。林姐入狱后，一直坚持着全面的指挥，丁国庆是负责内外联络的唯一一个人。

林姐入监后没有牵连任何人。当局对她的财产以及她个人的职业不太清楚，所以对她的处理也极为慎重。林姐住的号房，是这个监狱里最讲究的套间，房间虽不十分舒适豪华，但却很干净宽大，设备齐全。但目前除了她的私人律师史密斯外，她仍不能与探望者当面对触。

林姐的套房是在楼的尽头，丁国庆得穿过一条长长的走廊才能到达那里。被关押在走廊两边铁栅里闲得无聊的形形色色的犯人，见他走过来，都把脸贴在铁栏杆上向他打招呼，态度既热情又奔放。

“HI BODY, I WANT SMOKE. GIVE ME SOME. I’LL PAY YOU. (嘿，伙计，我想抽烟。给我来点儿，我付你钱。)”几个烟鬼向他喊叫。

“LOOK! THIS BOY MUST HAVE A BIG DICK. HI, MY SWEET HEART, I NEED YOUR. GIVE ME A CHANCE, LET ME TRY YOUR … (瞧这大个子，他那东西一定是个大号的。亲爱的甜点心，给我一次机会，让我尝尝你那个……)”一群袒胸露背的娼妓，向他吹着口哨调戏着。

丁国庆每次穿过这里，都会遇到这疯狂的一群，他已经习以为常。他快步穿过这条通道，来到林姐的号房。

警卫客气地把他拦住，请他坐下等一等，就去叫林姐。一会儿，警卫回来告诉他，林姐不能马上出来会客，房间里有一位律师在探访。

丁国庆知道，警卫指的律师一定是史密斯。美国的律师在监狱里出入是有一定特权的。

过了一会儿，丁国庆看了看手表，显得有些焦急。他必须把货柜车溜掉、已发现驾车人就是鸭血汤等情况向林姐汇报。

另外，西海岸生意的进展也不太顺利，从墨西哥海湾靠岸的船也出现了丢货的现象。目前继红仍然紧守在旧金山，她已盯上了劫货的真正幕后。何时下手除掉异己分子？用什么办法铲除后患？这一切都得等林姐的指令。

史密斯提着公文包从里面走了出来。他握了握丁国庆的手，笑着同他交谈起来。他一点也不隐讳自己的言词，他告诉丁国庆不要着急，交保释放就在近日。他有把握控制局面。

史密斯走后，警卫把丁国庆带进去。透过玻璃墙，他看到林姐从里面慢慢地走出来。林姐今天的精神显得特别好，头发梳理得非常整洁。给人感觉她不像是在监狱，倒像是在她的办公室。她微笑着朝玻璃墙走来，一见丁国庆，她掩盖不住自己的高兴，双唇一抿，做出个惹人心跳的亲吻。她用右手沾了一下自己的鲜润的嘴唇，然后把手按在了玻璃墙上。

丁国庆也伸出了他的手，在玻璃墙的另一侧，对准林姐的手按了上去。虽然两只手隔着冷冰冰的玻璃，可是林姐似乎感应到了对方所传播过来的信息，脸上散发着妩媚的光亮。

“国庆，我想你。没你晚上我睡不好。”她对着话筒用中文说。

“我也想你。”丁国庆一边说，一边移动贴在玻璃上的手。

“你好吗？”

丁国庆点点头。

“冬冬、萨娃她们好吗？”

“都好。”

“国庆，甭怕。一切都会过去的。一切都会走向正常。我有预感，这次咱们将会大获全胜。等我出去后，把金融的生意调顺，咱俩就去……”

“我发现了鸭血汤。”丁国庆打断了她的话。

“真是他们干的？”林姐沉默了一会儿说。

“真的。”

“既然如此，你速命继红马上从西海岸飞回，然后……”林姐仔细地向他交待着下一步的计划。

从举世闻名的 WORLD TRADE CENTER（世界贸易中心）上，可以俯瞰纽约全貌。这两座高耸入云的流线型建筑物，代表着美国在全球的主宰地位，也体现着纽约——这个现代大都会的摩登。